

爱因斯坦-柏格森论战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阵哲学界论🕒时空本质
一场导致爱因斯坦因相对论痛失诺贝尔奖的辩论调查。

目录

1. 🕒 爱因斯坦-柏格森论战
 - 1.1. 哲学界的“重大挫折”
 - 👤 历史学教授希梅娜·卡纳莱斯
 2. 科学主义操纵下的学术腐败
 - 2.1. 柏格森的败北与“科学”的胜利
 - 2.2. “明显错误”与爱因斯坦的“自相矛盾”
 - 2.3. 诺贝尔委员会的坦白
 - 2.4. 爱因斯坦对诺贝尔委员会的回应
 - 2.5. 哲学界反弹
 3. 哲学家亨利·柏格森
 - 3.1. 柏格森的“绵延” (🕒作为绵延的时间)
 - 3.2. 柏格森在巴黎讲座中对爱因斯坦的回应
 - 3.3. 柏格森撤销爱因斯坦相对论诺贝尔奖之努力
 4. 蓄意落败
 - 4.1. 《创造进化论》对决达尔文进化论
 - 4.2. 柏格森的全球声誉
 - 4.3. 爱因斯坦-柏格森论战
 - 4.4. 👤 哲学家尼采论科学脱离哲学的企图
 - 4.5. 哲学对科学主义的自我奴役
 - 4.5.1. 👤 伊曼努尔·康德的“绝然确定性”
 - 4.5.2. 👤 勒内·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 4.5.3. 👤 埃德蒙德·胡塞尔对科学主义的“背叛”
 - 4.6. 柏格森晋升哲学支柱
 5. 腐败

打印于2025年11月22日

<https://cn.cosmicphilosophy.org/einstein-vs-philosophy/>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阵哲学界：论

时间的本质

及哲学对科学主义的“重大挫折”

1922年4月6日，在巴黎法国哲学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的一场会议上，刚刚因诺贝尔奖提名而声名鹊起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面对众多杰出哲学家发表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他宣称自己的新理论使关于🕒时间本质的哲学思辨变得过时。

爱因斯坦的开场攻势直接且充满轻蔑。回应关于相对论哲学意义的问题时，他宣称：

“*Die Zeit der Philosophen ist vorbei*”

译文：

“*哲学家的时代结束了*”

爱因斯坦以下列论证结束演讲，为他对哲学的否定盖棺定论：

“*剩下的只有一种与物理学家所理解不同的心理时间。*”

爱因斯坦对哲学的戏剧性否定因其诺贝尔奖提名而产生了巨大的全球影响。

该事件将成为科学与哲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标志着“*哲学衰落*”时代与科学主义兴起的开端。

第 1.1. 章

哲学界的“重大挫折”

哲学曾经历过由著名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引领的鼎盛时期，其毕生研究专注于🕒时间的本质，而他本人当时就坐在爱因斯坦演讲的听众席中。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间随后爆发并持续多年的论战，直至两人临终前的最后交流，导致了历史学家所称的哲学界“*重大挫折*”，并助长了“*科学主义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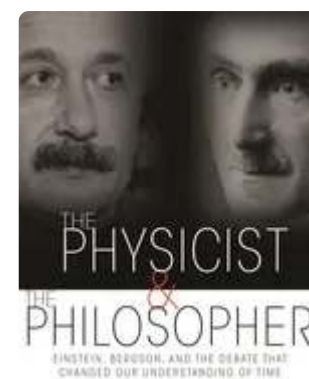
著有该论战专著的希梅娜·卡纳莱斯（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如此描述该事件：

“20世纪最伟大哲学家与最伟大物理学家之间的对话”被详尽记录。这一幕场景堪比戏剧剧本。他们的会面与言论将在整个世纪被反复讨论。

在论战后的岁月里...科学家对时间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对许多人而言,哲学家的失败象征着“理性”对“直觉”的胜利...由此开启了“哲学界挫折的故事”...哲学的相关性在科学影响力上升的背景下开始衰退。

(2016) 这位哲学家亲手扼杀了相对论的诺贝尔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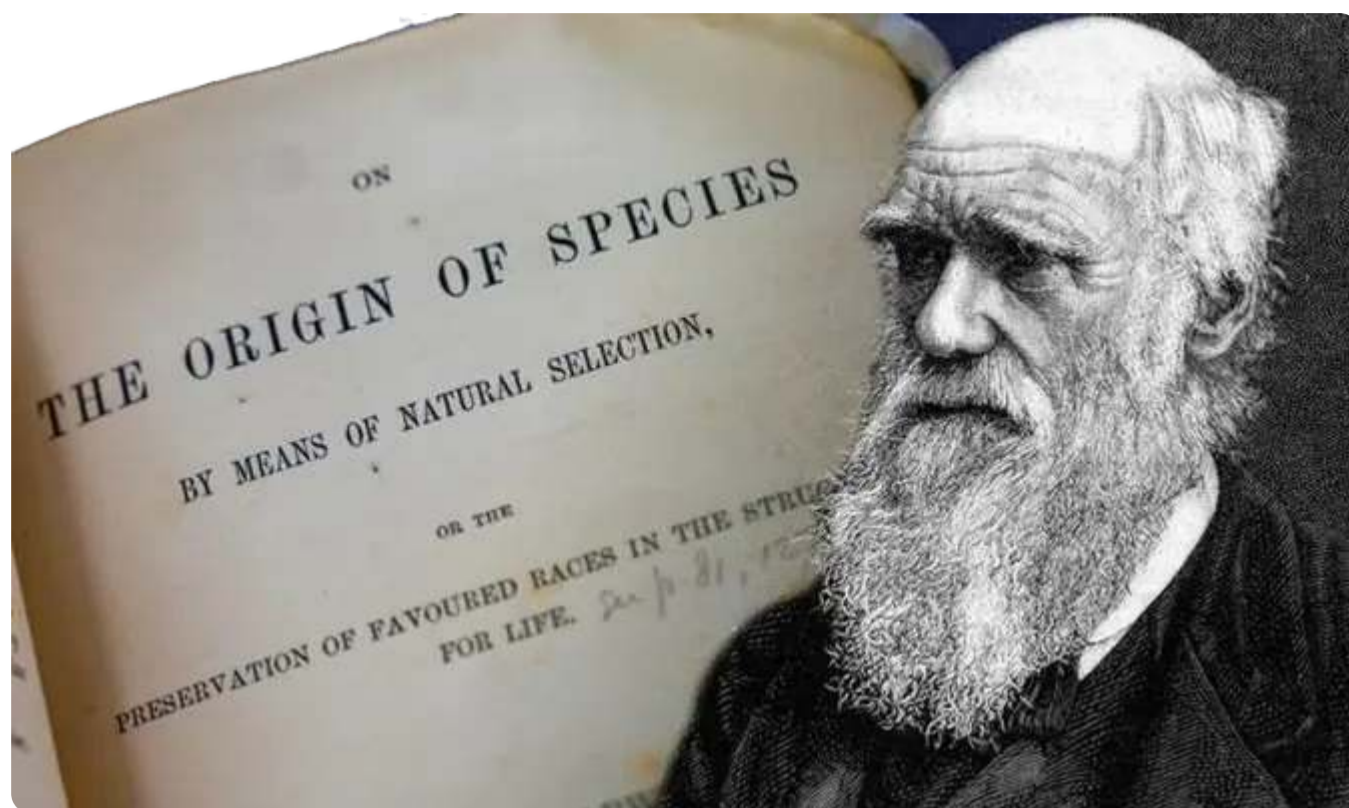
来源: Nautil.us | jimenacanales.org (教授网站)



JIMENA CANALES

《物理学家与哲学家》

第 2. 章



科学主义操纵下的学术腐败

本次历史调查将揭示：亨利·柏格森故意输掉辩论，作为哲学界数百年来自我强加的对教条式科学主义的屈服的一部分。

尽管柏格森成功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诺贝尔奖被撤销，但此举引发了针对哲学界的强烈反弹，助燃了“科学主义的兴起”。

柏格森的名声部分源于其1907年著作“创造的进化”，该书为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哲学反调。批判性审视揭示，柏格森正“刻意退让”以迎合达尔文主义者，这或许是其声名鹊起的原因（章节 4.）。

第 2.1. 章

柏格森的败北与“科学”的胜利

柏格森被普遍认为输掉了与爱因斯坦的辩论，且公众舆论倒向了爱因斯坦。对许多人而言，柏格森的失败代表了科学“理性”对形而上学“直觉”的胜利。

爱因斯坦通过公开指出柏格森未能正确理解理论而赢得辩论。爱因斯坦的胜利即是科学的胜利。

柏格森在其哲学批判著作绵延与同时性（1922年）中犯下“明显错误”，当今哲学家称其错误为“哲学界的奇耻大辱”。

例如，哲学家威廉·莱恩·克雷格在2016年写道：

亨利·柏格森从二十世纪哲学殿堂的陨落，无疑部分源于他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误读式批判，或更准确地说，是误解。

柏格森对爱因斯坦理论的理解简直错得离谱，这使其时间观蒙羞。

(2016) 柏格森对相对论的看法是正确的（好吧，部分正确）！

来源: [合理信仰](#)

第 2.2. 章

“明显错误”与爱因斯坦的“自相矛盾”

爱因斯坦在公开场合抨击柏格森未能理解理论，私下却同时写道柏格森已‘领会了其中深意’，这构成矛盾。

1922年末（即4月6日巴黎辩论数月后）赴日途中，他在日记中写下私人笔记：

Bergson hat in seinem Buch scharfsinnig und tief die Relativitätstheorie bekämpft. Er hat also richtig verstanden.

译文：

“柏格森在其著作中睿智而深刻地挑战了相对论。他因此领会了其中深意。”

来源：卡纳莱斯, 希梅娜. 《物理学家与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5. p. 177.

前文提及的历史学教授希梅娜·卡纳莱斯，将爱因斯坦的矛盾行为定性为本质上的‘政治’操作。

爱因斯坦自相矛盾的私人笔记是**腐败**的迹象。

第 2.3. 章

诺贝尔委员会的坦白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斯万特·阿伦尼乌斯承认，存在偏离公众情绪与科学共识的影响力在发挥作用。

“巴黎著名哲学家柏格森对此理论提出质疑，这绝非秘密。”



历史学教授希梅娜·卡纳莱斯如此描述当时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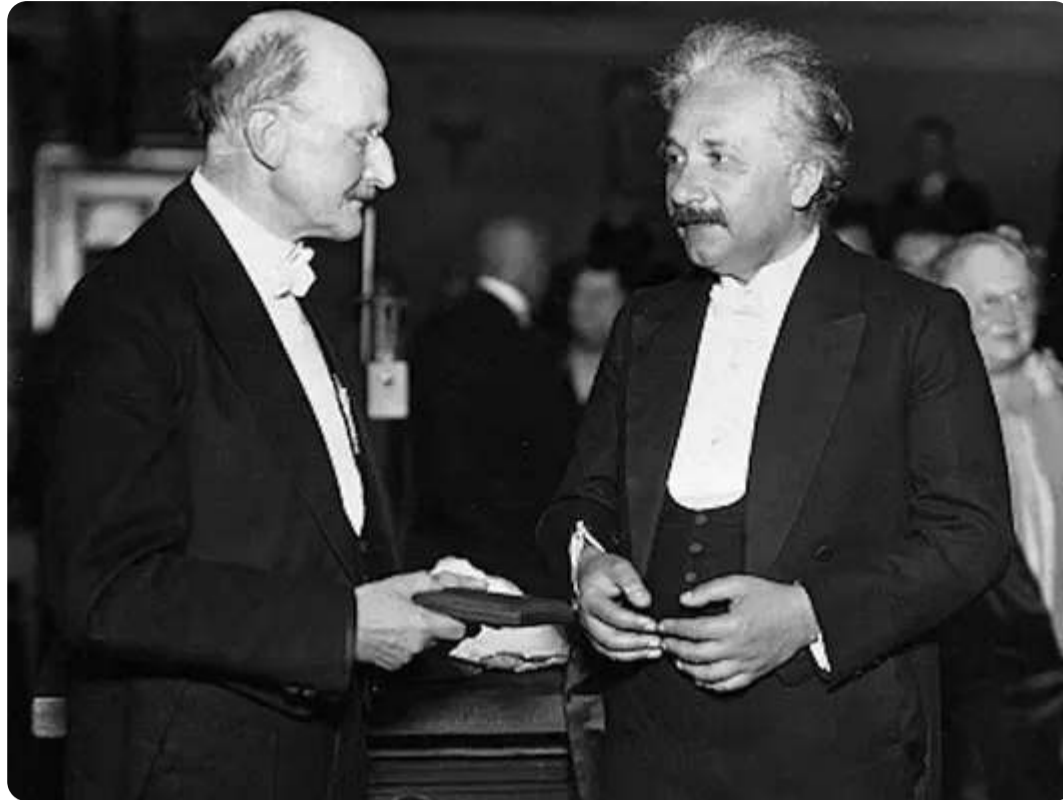
“诺贝尔委员会当天的解释无疑让爱因斯坦想起在巴黎[他对哲学的否定]，这将点燃与柏格森的冲突。”

诺贝尔委员会缺乏拒绝授予爱因斯坦相对论诺贝尔奖的逻辑依据。

该委员会既无制度性倾向为形而上学哲学辩护，亦无心违逆公众情绪与科学共识，且爱因斯坦本就是委员会提名。因此，其决定损害了自身组织的公信力。

此后，诺贝尔委员会遭到科学界的猛烈抨击。

第 2.4. 章



爱因斯坦对诺贝尔委员会的回应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并未凭借相对论获得诺贝尔奖，而是因其在光电效应领域的研究获此殊荣。

爱因斯坦以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讲授相对论作为回应，此举公然藐视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并表明立场。

爱因斯坦在其光电效应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期间讲授相对论的戏剧性行为，精准迎合了当时的公众情绪，不仅使哲学界遭受道德层面的挫败，其影响更远超思想领域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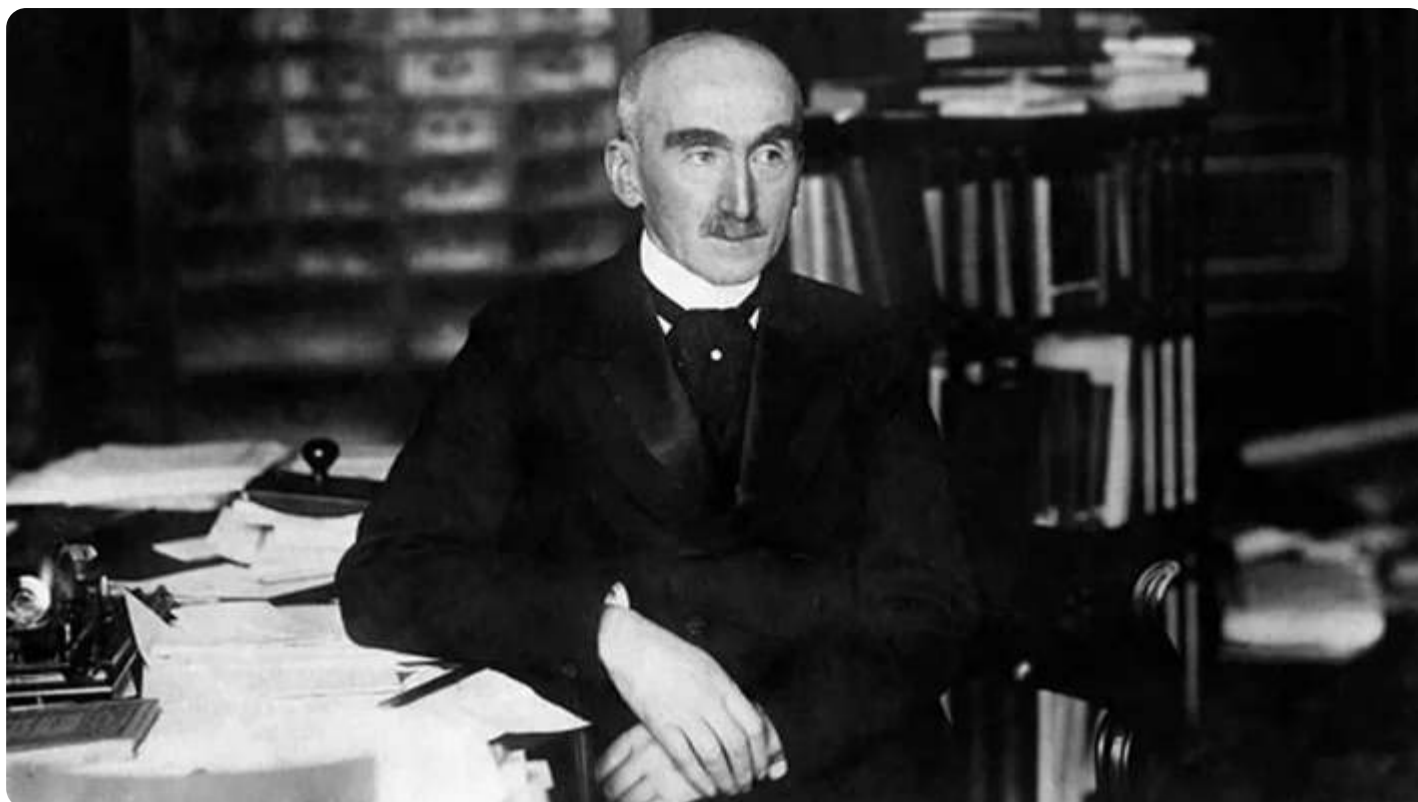
第 2.5. 章

哲学界反弹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诺贝尔奖因“遭到著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批判”而被撤销——尽管公众舆论当时支持爱因斯坦——这一事件为科学挣脱哲学束缚提供了道德依据。

本调查将揭示，尽管柏格森存在“令人难堪的失误”，但应以爱因斯坦的私人笔记为主导视角，来审视其对理论的实际理解深度。这暗示柏格森是为所谓‘科学事业的更高利益’（达尔文主义及其关联的科学主义）而“故意落败”，此特征早在其1907年的著作创造进化论中已现端倪。

第 3. 章



哲学家亨利·柏格森

法 国哲学教授亨利·柏格森作为世界著名哲学家、法兰西思想界的巨擘（法兰西学术院院士，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公认为哲学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

哲学家让·瓦尔曾言：“若须列举四位伟大哲学家，可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二者并论）——笛卡尔、康德，以及柏格森”。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赞誉柏格森为“一位精妙绝伦的天才，或许是当世之最”。

哲学家兼哲学史家艾蒂安·吉尔松断然宣称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是“柏格森的时代”。

历史学教授希梅娜·卡纳莱斯如此描述柏格森：

他同时被冠以“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与“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名

柏格森的毕生心血凝聚于绵延（时间作为绵延）——一种将时间视为生命体验与质性存在的概念。

对柏格森而言，时间并非离散瞬间的序列，而是与意识交织的连续之流。爱因斯坦将时间简化为方程式中的坐标，在柏格森看来是对人类经验的根本误解。

在爱因斯坦的讲座现场，柏格森直面挑战爱因斯坦：

“时间对物理学家意味着什么？一个抽象、数字化的瞬时系统。但对哲学家而言，时间是存在的基本结构——我们生活、记忆与期许其中的绵延。”

柏格森主张，爱因斯坦的理论仅触及“空间化的时间”——一种派生的抽象概念，却无视生命体验的时间现实。他指责爱因斯坦将测量行为与被测之物混为一谈——这是引发存在性后果的哲学谬误。

1922年，柏格森出版《绵延与同时性》（Durée et Simultanéité），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展开精深批判。



此书直接回应巴黎那场爱因斯坦宣称“*哲学家的时代已终结*”的论战。封面明确指向爱因斯坦，泛称其作“*关于爱因斯坦的理论*”。

该书序言开篇如下：

（著作首句）略述本书缘起，其意自明。... 我等对此物理学家的景仰，深信其不仅带来新物理学，更开辟新思维方式；科学哲学本属殊途，然相辅相成——凡此种种，激发吾等交锋之志，甚而责无旁贷。

本书基于192年初版实体扫描本，通过AI技术译为42种语言出版于丛书专栏⁽¹⁾，力求保留柏格森原初的语言意图与精妙表达。读者可通过悬停鼠标于段落之上，查验法文原文。

⁽¹⁾ 亨利·柏格森所著“《绵延与同时性》”（1922）的42种语言版本已收录于本馆藏书。此处在线阅读或下载。

第 3.3. 章

柏格森撤销爱因斯坦诺贝尔奖之努力

论战后的数年间，柏格森积极运用其通过隐秘“*声望网络*”获得的影响力（此网络赋予他“*世界最危险人物*”之名），游说诺贝尔委员会否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诺贝尔奖。

柏格森终获成功，其努力以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亲授的个人胜利告终——主席‘*坦承*’柏格森的批判是拒颁爱因斯坦相对论诺贝尔奖的主因：

“巴黎著名哲学家柏格森对此理论提出质疑，这绝非秘密。”

措辞中“*著名*”及“*巴黎*”之指涉，揭示诺贝尔委员会正拔高柏格森的个人影响力与地位，以此合理化其决定。

第 4. 章

蓄意落败

柏格森是否未能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本调查作者自2006年起长期通过荷兰批判博客 Zielenknijper.com 捍卫自由意志。在研习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后不久，他于2024年启动了对亨利·柏格森的研究。

作者以中立态度研读柏格森，原期待其能为自由意志辩护提供‘*强有力逻辑*’。然则，在读完柏格森“《*创造进化论*》”（1907）后，其第一印象却是：柏格森在‘*蓄意落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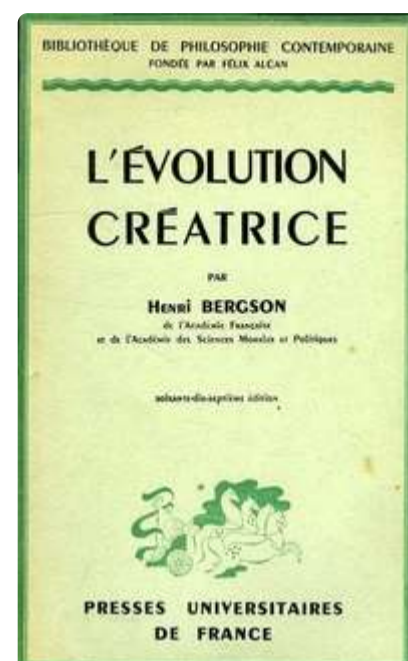
《创造进化论》对决达尔文进化论

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顺应了当时公众对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提出哲学反调的期待。

作者初判柏格森意在同时迎合两类读者：达尔文进化论推崇者（广义上的科学家）与🦋自由意志信奉者。其结果导致自由意志的辩护显得‘软弱’，作者更在部分章节洞见明确的‘蓄意’败北意图。

柏格森显然试图在书中早期通过制造“明显矛盾”（此举从根本上瓦解其自身论证），向‘达尔文主义者’植入“终局胜者”的心理暗示。

作者最初认为，柏格森试图从当时已普遍推崇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的公众视角确保其著作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科学崛起”主导的世界里，柏格森能享誉全球。



柏格森的全球声誉

柏格森的国际声望可能部分源于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推动——后者将其视为对‘答谢’，因柏格森看似‘微小的思想贡献’（若孤立评价）实则帮助詹姆斯解决了阻碍其哲学体系的核心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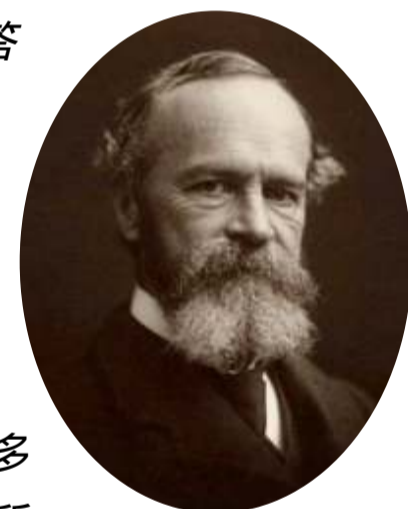
威廉·詹姆斯当时正投身于他称为“绝对者之战”的论争，对抗唯心主义者如E.H.布拉德雷与乔赛亚·罗伊斯——后者主张将永恒的绝对者作为终极实在。

詹姆斯视柏格森为终结绝对者理念的哲学家。柏格森对抽象概念的批判及其对流变、多元性与生活经验的强调，为詹姆斯提供了瓦解绝对者实体化的理论工具。正如詹姆斯所述：

柏格森对哲学的核心贡献在于他对理智主义（绝对者）的批判。在我看来，他已彻底扼杀理智主义，且绝无复苏可能。

20世纪初，当柏格森著作尚未在法国以外广泛传播时，詹姆斯在向英语世界引介其思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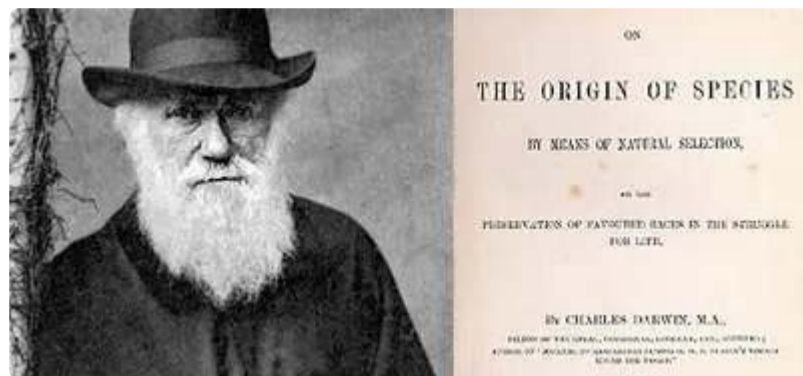
通过著述与演讲，詹姆斯助力推广柏格森思想，使其进入更广阔视野。在詹姆斯倡导其学说后的数年间，柏格森的声誉与影响力迅速攀升。



第 4.3. 章

科学的崛起

柏格森蜚声国际之际，恰逢科学勃兴与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风靡之时。



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

凭借职业生涯早期为达尔文进化论提供哲学反调，柏格森将自己置于“科学脱离哲学而解放”运动的前沿。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早在1886年著作《善恶的彼岸》（第六章·吾辈学人）中如此描述该运动：

科学人的独立宣言，即其**脱离哲学的解放**，是民主组织与解体的精妙后效之一：学者的自负如今遍地盛放，正值其最绚烂的春天——但这并非暗示此种自夸芬芳怡人。此处民众的本能同样高呼：“**摆脱一切主宰！**”当科学以最圆满的成果反抗神学（它曾长期充任其“婢女”）后，它如今竟恣意妄为地企图为哲学立法，并反身扮演“主宰”——何止如此！它要凭己力扮演哲学家。



科学渴望成为自身的主宰，挣脱哲学的束缚。

第 4.5. 章

哲学对科学主义的自我奴役

从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的著作到亨利·柏格森的当代，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浮现：哲学自我强加地试图臣服于科学主义。

例如，伊曼努尔·康德的‘**绝然确定性**’概念——即必然为真且不容置疑的知识，尤其涉及对时空实在性（不可争辩性）的信念——被教条化采纳，并根本性支撑其整个哲学体系。

康德的绝然确定性概念超越单纯的“**强力主张**”，实为一种绝对、不容置疑的真理主张，近乎宗教教条。康德学者针对根本性支撑该概念的康德理性观写道：

我们需注意，康德从未探讨过理性本身。这留下艰巨的诠释任务：康德的普遍且积极的理性观究竟是什么？

首先应关注康德的大胆主张：理性是所有判断（经验性与形而上学皆然）的真理仲裁者。遗憾的是，他几乎未发展此思想，该问题在学界也惊人地少受关注。

康德的“理性”

来源: plato.stanford.edu

类似宗教，康德通过回避“理性”的根本性质，滥用存在的根本奥秘以支撑绝对真理主张。结合康德哲学计划开端明确宣示的目标——以‘不容置疑’的确定性为科学奠基——这为确立教条化科学主义的‘意图’提供了证据。

纯粹理性批判 (A版序言 - 1781年) :

“人类理性有此奇特命运：在其某种知识中，它背负着理性自身本性所规定的疑问（据当今康德学者所言，康德从未直接探讨此本性，实等同于存在之谜），既无法回避，又因超越其全部能力而无力解答.....对纯粹理性本身的批判.....现已成为最重要任务，旨在为形而上学这门科学提供预备学科[基础训练]，它必须能以教条方式及数学确定性展示其主张.....” (A vii, A xv)

对存在奥秘的同样滥用见于勒内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此主张类似康德的绝对确定性，旨在确立不容置疑的真理以支撑科学。

在“哲学支柱”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著作中，‘以确定性为科学奠基’的抱负自始凸显。胡塞尔甚至深度背离其早期哲学（被同代人与学者称为“背叛”），在后期尝试中服务于核心目标：为科学奠基——实践层面即“使科学借教条脱离哲学”。

塞巴斯蒂安·卢夫特 (《文化空间》，2015年)：“胡塞尔的先验转向.....源于为知识寻求绝对根基的需求.....此根基仅能存在于先验自我中.....此转向被其慕尼黑与哥廷根门生视为对《逻辑研究》中描述性、前理论态度的背叛。”

第 4.6. 章

柏格森晋升哲学支柱

柏格森“战略性落败”以推进科学主义的能力，及其通过著作创造的进化 (1907年) 置身科学脱离哲学解放运动前沿的定位，或许正是他被擢升为哲学支柱的主因，而非因其实际哲学贡献。

柏格森所获诺贝尔奖并非哲学奖，而是文学奖——后者要求战略写作能力。

哲学论坛“*I Love Philosophy*”上的一位哲学家提出以下问题，揭示了问题的本质：

请展示这位“当时在世的最天才人物”的具体例证。请举例说明柏格森那套著名的惊人超级天才哲学。

(2025) 爱因斯坦的哲学

来源: 我爱哲学论坛

这些问题旨在揭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柏格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

第 5. 章

腐败

柏格森造成“哲学界的巨大尴尬”并引发历史上“哲学的重大挫折”，这绝非偶然。

爱因斯坦在私人笔记中的矛盾行为（详见章节 2.2.）是腐败的征兆。

本次调查显示，柏格森似乎为维护所谓‘科学更高利益’（达尔文主义及相关科学主义）而“故意输掉辩论”，这一特征早在其1907年著作创造的进化中已现端倪。





CosmicPhilosophy.org

<https://cn.cosmicphilosophy.org/>

打印于 2025 年 11 月 22 日

我们的其他项目：

- ▶ [🦋 GMODebate.org](https://gmodebate.org/)：一个研究优生学、科学主义、“科学脱离哲学”运动、“反科学叙事”以及现代形式科学审判的哲学基础的项目。